

疫情下的三亚：旅游成为一场豪赌

旅游，真成为奢侈品了？当不确定性的坏事发生，面对当事人处境，主流情感应该是同情居多；但为什么有时候无理由的指责，会占据上风？



三亚疫情封控突如其来，引发不少舆论关注。

滞留三亚的游客，估算大概有 8 万多名，“一家 13 口滞留三亚酒店 7 天将花费 18 万”之类新闻与游客维权消息，使得三亚成为舆论中心。如今，网传厦门有关人员通知旅客离开。怎么，寻寻常常的旅游，真的成为奢侈品了？

三亚怎么了？事实上，对比其他城市，三亚做得还算过得去。管控之后措施，其实在有限范围内，也算是让游客选择隔离有一定的自由度，还算及时地将含混的隔离酒店半价明确为“预订价半价”。至于核酸检测、航班取消、封控静默等层面，大概不是地方可以完全自主决定的范围。

说起来，三亚之所以还过得去，其实本质上也在于三亚是一个旅游城市，处于聚光灯之下。既然还要做生意，就没法完全封闭，走各种硬核隔离的道路。

有意思的是，舆论之中，除了对三亚应对的批评，也有不少是对于滞留游客的冷嘲热讽。不少评论认为，能去三亚，都是有钱人，不需要别人为他们担心；还有人认为，愿赌服输，既然出去旅游就要接受被强制隔离的结果。

就这样，旅游，成为一场豪赌，这不是过去文艺青年们说走就走的深情口号，而是现实处境下的一种畸形判断。

这些言论本身不值多说，但是其暴露的集体心态却耐人寻味，那就是：千方百计拿出放大镜，努力找出当事者各种问题，加以放大与批判。在这类事件中，指责当事人或者说受损失者，成为一个流行。

正常情况下，当不确定性的坏事发生，面对当事人处境，主流情感应该是同情居多，但为什么有时候无理由的指责会占据上风？

这或许是出于意识中恐惧与庆幸，倾向于将责任归因于当事人：似乎越能说明当事人存在某种不当，他的遭遇和结果也就越具备自然性，越能将旁观者和当事人区分开来——这种心态似乎是，你倒霉是因为你不对或者做错了什么，我不可能犯下这样的错误，所以这样的事现在以及以后也不太可能发生在我身上。

通过这样的手法，看起来，部分旁观者得到一种精神自嗨，好像自己处于不会陷入当事人困境的不败境地。可以说，这是一种鸵鸟心态，也是一种面对不确定与恐惧时代的自我开解，是一种怯弱的原始巫术心态，无非就是悄悄祈祷：不要轮到我，不要轮到我，不要轮到我。

具体旅游这件事，更是这样。原本正常的出行，被定义为风险行为，哪怕是难得几天自费出游，也被看做一种奢侈消费；将滞留人群贴上喜欢浪、富人等标签，就似乎可以将自身与其区分开，对其遭遇冷嘲热讽，从而选择性无视这种遭遇其实随时可以降落在自己身上的巨大现实。

这种行为的门槛，也在不断降低。今天是旅游，明天就可能是去商场理发店，后天就是可能去小区，大后天下楼，直到最后是出门，甚至

更差——哦，我又健忘了，在某些地方，不是可能，而是现实。

之所以关心这则新闻，部分是因为滞留游客中，不少是来自上海。难道，真是网上说的，上海人有钱闲得慌？并不是，主要是因为选择太少，毕竟过去确定不用隔离旅游城市中，三亚算一个。

上周，我在电梯里遇到不止一次拖着行李箱去三亚的邻居。有一次，是两个小孩，大的大概 5、6 岁，小的还坐在婴儿车里，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，确实还是个宝宝。两个孩子原本也不认识。大点的男孩也不管小的能否听懂，或许因为即将外出而很兴奋，不断地给坐在婴儿车的絮絮叨叨：小弟弟，你去过三亚么？你知道么，三亚有海，可以玩水，可好玩了。小弟弟，你多大了？呜，你现在太小了，等你大了，我带你去玩……

身边的大人也忍俊不禁，你也要别人带去，你还要带别人。童言无忌，当时作为路人甲的我，只是觉得好笑，但是当看到隔离消息出来，顿时为这些并不真正认识的邻居们感叹一声。

到了这周，三亚静默已经来了。我在电梯里，又遇到另外一家邻居，是妈妈带着孩子人仰马翻地回来。可以说，他们很幸运，去的不是三亚，而是另外一个旅游城市。但是这个妈妈面对回来的最大感叹，却是再也不出去了。

我不知道这个妈妈这句话，以后是否真的会兑现。但是如果人人都这样，经济是没法好起来的。现代性的意义就是流动，市场经济有序发展，也建立在流动之上。过去那种鸡犬相闻不出远门的封闭村落生活，毕竟和今天的时代有些隔离。

毕竟，无论我们思维处于什么时代，但我们的肉身，毕竟身处现代社会。